



世界豪门家族企业译丛

古根海姆

德裔犹太家族
成为美国第一豪门的传奇

[美] 欧文·翁格尔 / 著
戴比·翁格尔
于海生 陈小白 / 译

The Guggenheims



华夏出版社

世界豪门家族企业译丛

古根海姆

>>>>>> >>>> >> T h e G u g g e n h e i m s

——德裔犹太家族
成为美国第二豪门的传奇

>>>>>>>>>>

[美] 欧文·翁格尔 / 著
戴比·翁格尔

于海生 陈小白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根海姆/(美)翁格尔,(美)翁格尔著;于海生,陈小白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080-4086-8

I. 古… II. ①翁… ②翁… ③于… ④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5761 号

The Guggenheims by Irwin Unger and Debi Unger.

Copyright © 2005 by Irwin Unger and Debi Ung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英文版由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于 2005 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6-3507

古根海姆

[美]欧文·翁格尔 戴比·翁格尔 著

于海生 陈小白 译

策 划: 陈小兰

责任编辑: 罗 云

出 版 者: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电话:64663331 转)

印 刷 者: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字 数: 511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这是一部关于德裔犹太家族如何成为美国豪门的传奇故事。普利策奖获得者、历史学家欧文·翁格尔和他的妻子戴比·翁格尔以深入细致的研究、生动平实的笔触、引人入胜的叙述，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家族的发展、繁荣、兴旺直至衰落的历史过程以及他们在商业、艺术和航空等方面的成就。

欧文·翁格尔，历史学家，凭借《美钞时代》(Greenback Era) 获普利策奖，他和妻子戴比·翁格尔共同撰写了多部作品，其中包括著名畅销书《骑士人生》(LBJ: A Life)。

古根海姆家族的财富最初来自他们的铜矿开采事业。在20世纪初期，古根海姆家族处于顶峰时代，他们经营的采矿业使他们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也是仅次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世界上最富有的犹太家族。作为纽约“Our Crowd”的成员，瑞士移民梅耶和他的七个儿子开创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后来还涉足了出版业、航空业和赛马业。然而，作为事业成功基石的家族凝聚力（以及他们的财富、权力和宗教信仰）在随后几代人走向崩溃。与此同时，古根海姆家族的成员在绘画、建筑、出版和考古学方面同样成绩斐然，独树一帜。他们引导和推动了艺术的现代主义潮流，在历史上留下了崭新而辉煌的一笔。

目 录

第1章 1
起步

第2章 23
奠基

第3章 41
纽约

第4章 59
ASARCO 公司

第5章 85
恶魔

第6章 107
利润与爱国精神

第7章 145
家族轶事

第8章 205
奥古斯都式人物

第9章 245
“一家之主”

第10章 307
“伟大的老人”

第11章 343
爱情傻瓜

第12章 397
帝国的陨落

注 释 439

译者后记 471

第1章 起步





梅耶·古根海姆最喜爱的一幅画像，绘于1900年。（HFG基金会授权）

从血统上看，古根海姆家族是犹太人，他们的犹太人属性是这一世代相传的家族无法逃避的事实。在我们自身这个宽容而冷漠的时代，人们会轻易低估这个事实。但是，对于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的基督教欧洲社会里成千上万的犹太居民来说，它几乎像性别一样是基本的，其一生都是确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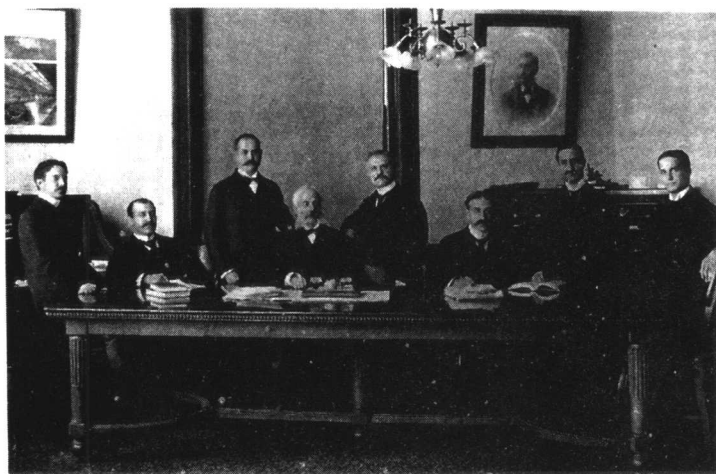
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社会的欧洲，从葡萄牙到乌拉尔山脉，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意大利之靴，没有一个地方会把犹太人视为与其他男男女女同类。在每一处地方，他们都是“另类”，是令人厌恶的外来者。在来世比现世更重要的时代里，犹太人由于否认耶稣而受到谴责，因而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人们的诅咒。究竟为什么人们允许他们活着，这需要一番解释。当然，他们不时遭到屠杀。在11世纪90年代，当耶稣基督的斗士穿过莱茵兰从穆斯林异教徒手中夺取圣地时，他们把屠杀犹太人作为一次最后预演。在黑死病肆虐期间，犹太人惨遭屠杀，这种神秘的、蔓延于广泛地区的流行病在14世纪席卷欧洲，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虽然犹太人同样是受害者，但他们经常被指责，要对这个灾难负责。1348年，瑞士犹太人因为用疫病污染水井并被绑在火刑柱上处以火刑。总之，犹太人是典型的替罪羊，当基督教社会不知道用其他办法来减轻恐惧、愤怒和挫折时，就会惩罚他们。

但是他们没有被灭绝。基督徒当然被禁止夺走无辜者的生命，有时，基督徒的仁慈战胜了基督徒的憎恶。此外，根据某些神学家的观点，必须保留犹太教徒，作为对基督教信念这一真理的见证人，犹太教徒最终皈依基督教是基督再临和临终日的本质前奏。他们像印度的贱民阶级那样，可以做一些其他阶级不去做或不能做的事情。犹太人被排除在一大批的传统职业

之外。他们不能拥有土地，因而不能从事耕作，在工业化之前的欧洲，这是收入和财富的主要源泉。基督徒被禁止从贷款中收取利息，若干世纪以来，他们依靠犹太人贷出金钱。犹太人还被允许从事各种各样的低贱职业，他们可以做贩卖便宜器皿的流动小贩，他们可以开客栈和酿酒厂，他们受欧洲农村的地主贵族雇用，收取佃户的地租，他们还是税款包收人，他们从收取的官方税款中提取一定的份额。多数这些职业似乎经过精巧设计去冒犯和激怒基督徒。犹太人可能由于腐蚀或剥削他们的顾客和客户而受到谴责。这些加在犹太人职业和事业之上的约束将他们限制在经济的边缘，并确保除极少数拥有特权的犹太人以外的其他所有犹太人处于贫穷状态。

经济上的约束并不是强加于这个可憎的民族惟一的苦恼，他们只是平民社会的边缘部分。在基督教盛行的欧洲，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地方的犹太人被接纳为该国公民的一部分。在城市里，他们没有选举权，他们不能拥有公职，他们不能持有武器，他们经常不能在法庭上做出不利于基督徒的证词，他们不能住在他们想住的地方，许多社区完全把他们排除在外。1290年，犹太人被驱逐出英国，1306年被驱逐出法国。15世纪末期，重新团结起来的西班牙强迫国内的犹太人或者皈依基督教，或者离开这个国家。许多已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被宗教裁判所认为是虚假的，被判处为隐秘犹

在 M. Guggenheim's Sons 公司办公室悬挂的梅耶和七个儿子的合影，摄于 1900 年（从左至右：本杰明、默里、艾萨克、梅耶、丹尼尔、所罗门、西蒙和威廉）。（拿骚县博物馆授权）



太人，绑在火刑柱上处以火刑。在犹太人没有被驱逐的地方，他们被限制在指定的界限内活动。城市和城镇是大多数犹太人居住的地方，他们被迫住在往往由围墙包围的犹太人聚居区，他们可以在限定的时间离开聚居区。当局通过诸如限制犹太人婚姻和抑制在聚居区建筑房屋等干扰措施，企图限制犹太人口的增长。但是不知何故，犹太人的口增长了，聚居区的生活变得更拥挤、肮脏、臭气难闻和有害健康。直至19世纪早期，瑞士仍是基督教社会中不那么宽容的国家。到1490年，犹太人被最早组成瑞士联邦的各州驱逐出去。但是，巴登是一个松散的附属于瑞士联邦的伯爵领地，有数百犹太人住在那里。在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瑞士是新教改革运动的熔炉。当时，西欧基督教社会的一致性首次遭到破坏而且无法修复，瑞士人最终学会了如何避免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代价高昂的冲突，但是，宗教改革运动却没怎么改善这个国家残存的极少数犹太人的命运。犹太人残余住在两个社区，即朗瑙和安汀根。这两个小镇的人说德语，天主教徒占统治地位，它们位于瑞士西北部，属于阿尔高州，该州在1803年成为瑞士的一个州。这些犹太人受到不加掩饰的蔑视和残酷的剥削。他们不是公民，而是属于一类“没有被驱逐、得到宽容的人”。事实上，他们一直受到驱逐的威胁，只能通过高昂的代价购买“安全行为和授权证书”来获得居住权。他们还会受到其他方式的勒索。他们只能从事受限的职业，许多人成为小商贩，辗转各地出售“小饰物”、廉价珠宝和香料。为了得到在各处行走的通行证，他们不得不交纳“犹太人通行税”和其他费用，以从事卑微的生意。

瑞士没有实行种族灭绝——灭种作为公共政策在我们自己这个更开明的时代还有残余——但是瑞士当局像其他国家一样，试图阻止犹太人口的任何增长。可怜的犹太人不能娶外族人，犹太新娘要求有一套至少500基尔德的嫁妆。住宅的不足是另一个限制这个令人厌恶的外侨人口增长的因素。在朗瑙镇，提供给犹太人的房屋数量有严格限制。这些房屋不能扩建，也不能改进，它们的屋顶必须用茅草，而不是瓦片。这些控制措施极为有效。18世纪，总共只有大约500个犹太人生活在瑞士这两个特殊的聚居区中。

18世纪晚期的启蒙运动把“理性”提高到古老的习惯和迷信之上，出人意料地改善了西欧和中欧犹太人的命运。1782年，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二世颁布了宽容专项法（Toleranzpatent），谋求“我国国民，不分民族和宗教……将共同分享公共福利，享有合法自由，通过诚实和勤劳谋生将不遇障碍之目的”。¹在这个十年里的后期，在“理性”和人类平等的革命热情的首次迸发下，共和政体的法国“解放了”境内的犹太人，使他

们成为与信奉其他宗教信仰的法国人平等的公民。1812年，普鲁士加入了寻求“正常化”犹太人状况的国家名单。然而，启蒙运动的精神远没有触动瑞士。1789年，受到法国激励的赫尔维蒂共和国（即瑞士）就国内犹太人的解放进行了辩论，但决定放弃这个机会。进入19世纪的瑞士仍然显著地持排犹立场。在1848年自由主义大动荡期间，当中欧各地的犹太人解放的快车奋勇向前时，瑞士几乎孤军奋战，“激烈而明确地”拒绝接受它。²直到1866年古根海姆一家去美国了以后，瑞士修改了联邦宪法，瑞士犹太人才最终成为平等的国家公民。

朗瑙镇的古根海姆一家从来都不是非常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是犹太教仪式和法律的适度奉行着，因为在犹太人完全解放之前的时代，除了遵照社会规范之外，没有其他容易的方式能生活在他们的社会里。他们也适度地忠于犹太民族。18世纪中期，约瑟夫·古根海姆（Joseph Guggenheim）还是一个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当他受新教牧师帕斯特·约翰·卡斯帕·乌尔里奇（Pastor Johann Caspar Ulrich）的劝诱皈依基督教的时候，约瑟夫的父亲雅各布（Jacob）猛烈抵制以阻止儿子变节。雅各布的斗争引起了瑞士当局的反感，像大多数基督徒那样，瑞士当局认为，通过皈依来挽救他人的灵魂是没有害处的，而不论其皈依过程怎样冒犯了年轻人的家庭。他们对雅各布挑战皈依基督教的厚颜无耻的行为很生气，强迫他缴纳600弗罗林的罚款，以更新他在朗瑙的居住权。

但是，不管古根海姆家族对祖先怎样忠诚，他们都会像所有受轻视的人们必然做的那样，他们的骨子里不可避免地都会留下他们这类人在多数人中盛行的不体面的形象。他们与自己的自卑感至少经过了三代人的奋斗。他们从来都不是向所有人显露祖先传统的“妄自尊大的犹太人”。除了少数显著的例外，只要社会强调他们必需，他们就保持为犹太人，但一有可能，他们就会避开限制，逃脱处罚。

他们的不安全感经常在身体上得到反映。德系犹太人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遗传学特征，包括头发颜色、肤色和鼻子形状等身体特征，这些都与那些生活在一起的非犹太人至少有些许差异。对于若干出生于美国的古根海姆家族后代成员，这些身体特征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威廉（William）是美国家族王朝的创建者梅耶（Meyer）的小儿子，他以其非犹太人的外貌而自豪。20世纪30年代，在以第三人称形式描写自己时，他提到：“看到威廉的浅色皮肤，一瞥他的面貌特征，人们是不会猜想他的闪族人血统的。”³对于犹太人来说，鼻子是犹太人属性的关键指示器。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是威廉的侄女，威廉哥哥本杰明（Benjamin）

的女儿，她讨厌自己的鼻子。许多古根海姆家人布满斑点的长鼻是从最早移民到美国的西蒙·梅耶·古根海姆（Simon Meyer Guggenheim）继承而来的。1919年冬天，佩吉得到他父亲的遗产后，便跑到辛辛那提的一个整形外科医生那里，把鼻子修整得“像一朵花一样向上翘起”。⁴不可否认，这一行为具有审美的成分。正如佩吉的妹妹黑兹尔（Hazel）所指出，佩吉有“一个糟糕的鼻子，像个土豆”。⁵然而，正如某些俏皮话所提到的，社会学所定义的鼻子整形术是一个“拿自己出气”的过程。不管怎样，在这个整形外科手术的旧石器时代，佩吉的手术失败了，让她的鼻子比以前更糟糕。

因此，古根海姆家族，或至少其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对他们的犹太人外表感到完全自在，这一事实将影响他们与周围的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

犹太人不像拉丁人、希腊人、日耳曼人或凯尔特人那样是土生土长的欧洲人。作为罗马人征服东地中海沿岸各民族的结果，他们从巴勒斯坦蔓延到法国、德国、波希米亚，随后到波兰和俄国，是散居在外的犹太人的一部分。我们确实不知道古根海姆一家来自何方。当1788年许多说德语的犹太人被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皇帝强迫采用姓氏*时，他们取用了所居住的城镇或村庄的名称。作为在欧洲这一现象的具体体现，这个家族最初来自巴伐利亚的古根海姆波镇在当时似乎是完全有道理的。

有关古根海姆的最早记录是朗瑙镇的马里安·古根海姆波（Maran Guggenheimb），这个名字出现在1696年巴登的一份文件中。1702年，古根海姆家族的名字再次进入文件记录。雅各布和赛斯里（Siseli）不是马里安（Maran）的儿子就是他的孙子，当时，他们由于要求其住宅和葡萄园的完整所有权而受到控告，因为这是禁止犹太人享有的特权。那一年稍后，一群暴徒把这两个暴发户的家烧成灰烬，当局对肆意破坏的村民处以罚款，但是这两个受害人却没得到任何赔偿。

雅各布的其中一个儿子，不是变节者约瑟夫而是伊萨克（Issac），是一个沉默寡言、富有进取心的男人。出生于1723年的伊萨克是一个放贷人，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前的犹太人原型，在没有现代银行的情况下，他起到了一个商业经济所必需的作用：向企业家提供资本，只是数额很小。当然，他无疑也借钱给只顾眼前的人和倒霉鬼，帮他们熬过艰难时期。我们

* 迄今，许多犹太人由其父亲的第一个名字来识别，例如，戴维·本·摩西（David ben Moses）指摩西家族戴维的儿子。

不清楚他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是否放贷，但他被人们称为“老冰柱”，因而不可能是一个广受颂扬的慈善家。确实，他似乎与苛刻的老套犹太高利贷者打交道，这些高利贷者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

伊萨克以84岁的高龄死于1807年，死时拥有25 000弗罗林的财产，是朗瑙镇最富裕的犹太人。他的大批财宝锁在一个大箱子里，当这个箱子在继承人在场的情况下由朗瑙镇的拉比（拉比是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译者注）正式打开时，人们发现里面有大约830个金银币，还有贵重的瓷器、一个煎锅、一把铜咖啡壶、四张羽绒褥垫、十九床被褥、十五条毛巾、八件睡衣和包括一个婴儿便壶在内的分类齐全的家庭用具，这些东西间接表明了伊萨克曾经借钱给本地人，它们所代表的债务最后被收回。伊萨克一生中最后交易的一部分表明了硬币的另一面，即像“老冰柱”这样的人野心勃勃地聚敛财富。在伊萨克的少数财产中，100弗罗林捐赠给朗瑙镇犹太人圣会，其中50弗罗林给育儿院，另外50弗罗林给新娘嫁妆基金，这些善行显示了犹太人的救济（Tzedakah）传统——履行公正行为的义务，这样，伊萨克的子孙后代自身将拥有富裕得多的生活。

伊萨克的大儿子梅耶（Meyer）出生于1775年，娶了一个年轻的、名叫沃格尔（Vogel）的日耳曼—犹太妇女，他们有八个孩子，四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其中一个儿子叫塞缪尔（Samuel）。1818年，他从苏黎世一所正在燃烧的房子里英勇地救出两个小孩而在当地获得名望，正如一份当时的官方文件所提到的，房子“被火焰包围”，塞缪尔·古根海姆，这个“来自（朗瑙）的……镇定沉着、正直勇敢的希伯来人，冲进燃着熊熊烈火的房子，（抓起）这两个孩子，背着他们成功地穿过了可怕的高温和浓烟，来到了安全的地方”。⁶（回想起软弱和胆小的古老犹太人原型，这份文件对塞缪尔·古根海姆的勇敢行为表示惊讶。）多年来，这份装帧好的原件和一段精致的译文被骄傲地悬挂在Guggenheim's Brothers公司合伙人办公室的墙壁上。难道是因为这个译文过于夸张，从而看不出这是随后的古根海姆家族成员试图超越他们的犹太祖先那种只能增进物质利益的自私而懦弱的民族形象所做出的姿态吗？

我们以梅耶的另一个儿子西蒙（Simon）开始古根海姆家族故事的主线。西蒙是个裁缝，出生于1792年，大约在1815年与谢弗里·莱文杰（Schafeli Levinger）结婚。谢弗里死于1836年，给西蒙留下一个儿子梅耶和五个女儿。西蒙的情形不可能太好，在那个时期，妻子死后，鳏夫基本上无法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繁琐事务。如果还有孩子，幸存配偶的状况

甚至更令人绝望。西蒙是个可怜的人，他虽然拥有一个裁缝店，但要为五个女儿置办嫁妆。他的儿子——出生于1828年的梅耶——能够给家里贡献收入，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用带子把背包捆在背上，在瑞士和德国的乡镇之间叫卖纽扣、鞋带、丝带、别针和缝纫针以及锅碗瓢盆。但他还不知足。到19世纪40年代，连中欧犹太人都感受到了本世纪新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认为生活将更美好，旧方式不必盛行。对生活感到更不满意的是朗瑙镇的西蒙。他遇到一个想与之结婚的女人，这个女人叫雷切尔·韦尔·梅耶（Rachel Weil Meyers）*，是一个带着三个儿子和四个女儿的寡妇，但当局不允许他们结合，他们也没有足够的钱结婚。

1847年，西蒙和雷切尔决定逃出瑞士这所监牢到美国这个避难所去，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但并不是没有其他人做出过同样的选择。自从17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欧洲人跨过大西洋，潮水般地涌入这个新大陆，大多数人来自不列颠群岛，瑞士和德国也有数百甚至数千人，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新教中小教派的成员，为了逃避当地心胸狭窄的宗教主流的迫害。在19世纪30年代期间，移民人数迅速膨胀，在这段时期，骚动不安的欧洲人从文字中了解了美国的大量优点，诗人、历史学家、新闻记者谈论起美国，说美国就像是一个“上帝的花园”，或者是“自由和繁荣的神圣国土”。⁷ 先期移民给当地亲人的来信更像磁铁一样令人印象深刻，探亲的返乡者带回了有关新共和国生机盎然、充满希望的见闻。

我们不清楚西蒙、雷切尔和梅耶是怎么得知美国的，但他们确实听说了，而且决定带领全家来到这块有前途的土地，他们的目的地是费城。费城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一个主要的制造业中心，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说德语的人。在变卖房地产和其他财产后，这两个不满的家庭结合起来，一共十四口人，收拾好轻便的私人财产，在春季的某一天动身到莱茵河上的科布伦茨，他们在那儿登上一艘单桅帆船到汉堡港口，并从该港口乘船来到美国。

我们几乎没有关于他们横渡大西洋的资料。他们可能乘坐木制帆船，远航经历肯定非常不舒服。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在若干年前横渡过大西洋，他曾描述了这段乘坐新式轮船、饱受臭味、恐惧和疾病折磨的旅程。像古根海姆和梅耶家人这样的乘客，待在拥挤、光线昏暗、空气浑浊的甲板下，饱受狂风和恶劣天气的摧残，他们的处境该是多么糟糕啊！梅耶后

* Meyers 是梅耶（Meyer，也可拼为 Myer 或 Meier）的拼法之一。在德语犹太人中，梅耶不仅作为姓名的第一名字，还作为父系姓氏，传记作家往往分辨不清。

来还记得这三个月令人战栗的航行。但是航行中有一件令梅耶高兴的事情，他注意到了雷切尔一个十四岁的女儿巴巴拉*·梅耶（Barbara Meyers），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决心要娶她。梅耶的选择很好，巴巴拉是一个清秀的姑娘，她最小的儿子把她描绘成具有白皙的皮肤、红褐色头发的女人，更为重要的是，正如随时间流逝所显示的，她具有非凡的热情、耐心和活力，对野心勃勃的企业家来说是一个理想的伴侣。

1848年春光明媚的一天，来自汉堡**的帆船到达兄弟之爱市（即费城），古根海姆和梅耶家共十四口人在特拉华河的一个码头下了船。古根海姆家族的美国史诗即将拉开序幕。

1848年的美国是一片喧闹的国土，生机勃勃，充满希望。这年初期，有两个事件引发了美国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将塑造古根海姆家族的发展轨迹。新泽西州的一个木匠詹姆斯·马歇尔（James Marshall）为一个瑞士裔经理约翰·奥古斯塔斯·萨特（John Augustus Sutter）干活，1月下旬，他在加利福尼亚北部村庄萨克拉门托附近修建锯木厂的时候，看到河床上有些闪闪发光的小颗粒——这些颗粒经检验是冲积金矿的微粒。在大约数周内，一大群人从美国东部和几乎世界的各个地方涌入加利福尼亚。到1851年，在内华达（Sierra Nevada）丘陵地带的金矿区，每年黄金产量达到5500万美元。在该河床发现黄金仅仅一至二周之后，美国和墨西哥签订了达卢佩—伊尔戈（Guadalupe-Hidalgo）条约，结束了两国之间两年前开始的战争。这个条约把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的墨西哥省割让给美国，也就是现在的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犹他州、新墨西哥州的一部分、科罗拉多州和怀俄明州。墨西哥割让的这些土地矿藏极其丰富，这些矿藏使美国资源富饶，给古根海姆贡献了巨大的财富。与此同时，这场战争本身将打破动荡不定的墨西哥国内各方势力的原有平衡，并且以出人意料且极其有益的方式与这个家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范围内，美国在那个重要的1848年正经历一场波澜壮阔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将把古根海姆家族带到无法想像的高度。到

* 虽然她以巴巴拉为人所知，但该名字对于一个瑞士—德国背景的年轻犹太妇女来说是不寻常的，该名可能源自 Batette。至少，那是她女儿1891年结婚证书上登记的名字。

** 有关跨洲远航的另一个可选择的描述是：当他们的轮船离开欧洲大陆沉没在北海时，这两个家庭在英格兰登陆，然后乘侧轮汽船横跨大洋，先到波士顿，接着来到费城。参见 Isaac F. Marcossan, *Metal Magic: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Smelting and Refining Compan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49), pp. 24-25.

19 世纪中期，美国逐渐发展为一个随处可见作坊、矿山、账房、工厂以及农场的国家。当古根海姆一家在费城码头卸下行李的时候，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各州急速发展的纺织厂开始用蒸汽机取代水磨作为动力来源；到 1850 年，国内差不多有 9 000 英里长的铁路，是 10 年前的 3 倍；1859 年，制造业的产值是 19 亿美元，超过农业成为国家 GDP（国内生产总值——译者注）的一个重要成分；早些年，塞缪尔·摩尔斯（Samuel Morse）发明了一种通过铜线瞬时传输信息的实用方法；在美国内战之前的二十年里，矿业也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但仍然局限于占国家三分之一面积的东部各州，在这些州，除铁矿之外的其他矿藏是有限的，矿厂的经营规模也很小。

古根海姆一家第一次踏上的美国土地可能是南费城的华盛顿大道码头，当时费城靠近这一企业建立和财富创造的浪潮的中心。在 19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这段时期，费城的人口和财富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增长。在 1840 ~ 1860 年之间，费城郡，即“大费城”，其居民人口从 258 000 人增长到 565 000 人。在这些年，费城成为一个主要的纺织品中心。1850 年，它容纳了大约一万名地毯及针织品工人、丝绸织工和缝纫线技工，有些人使用新动力机器工作，许多工人仍然操作手工织布机。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商业企业——美国的银行业中心至今依然是费城，而不是纽约——它正成为一个铁路中心，它的商人和金融家带着要投资资金，向外寻找新的机会。

1846 年，费城的犹太人不到 2 000 人，但在随后的数年里，信息的传播和世纪中叶社会与经济的剧变，推动了一波横跨大西洋的包括古根海姆一家在内的移民潮。到美国内战前夕，这个教友派信徒城市的犹太人口飞跃到 5 万人。费城最初的犹太人是西班牙系犹太人，他们是 16 世纪逃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的后代。当西蒙带着一家到达的时候，移民主要是德系犹太人，他们主要来自德国的移民组成，其首领具有如下姓氏：哈克贝里（Hackerbery）、甘斯（Gans）、宾斯万格（Binswanger）和沃尔夫（Wolf）。直到大约 1875 年，费城才开始吸引一些贫穷的东欧犹太人，他们拥有依地语口音、生活方式和外表，信仰中世纪东正教，遵守前现代乡下人的信条和习惯。

我们对于古根海姆一家在这个重要城市里的早期生活了解不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家很庞大，包括成年人、青少年和孩子共有 14 口人。这一家的家长是西蒙，他已经 56 岁了，这不是一个开始新生活的好岁数，他也不说英语。到美国不久他就娶了雷切尔，这样他至少有一个妻子来照

顾孩子，料理繁琐费力的家务杂事。雷切尔 42 岁了，也不年轻，必须艰难地调整以适应陌生的环境。

这一家最初在工人阶级的居住地租房子住，可能是位于独立礼堂北面的北部自由区。西蒙和雷切尔一起从朗瑙带来了一些资金，但如果西蒙要开一个裁缝店却显然不够。没办法，只好像当时许多犹太移民起步阶段那样，这个老人和他精力旺盛的儿子开始作为小商贩，肩背手提，叫卖“小饰物”。西蒙局限于市内，走家串户。梅耶则到费城附近的乡村，这些乡村是没有烟煤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好心的主妇们经常发现到乡村杂货店买小件家庭用品不方便。梅耶开始时走路去，但他很快攒够了钱，买了一辆马车，在早期岁月里的某个时候，他与内弟莱曼·梅耶（Lehman Meyers）合伙做生意。

这对合伙人最畅销的一种东西叫“咖啡精”，它是通过可能由莱曼发明的“专利”方法制造出来的。咖啡在 19 世纪是一种相对较贵的产品。人们要准备它也很费劲，因此，即使在那个年代，对于称为“速溶”咖啡的一个后代产品有市场需求。便宜的咖啡豆与菊苣和调料混合在一起，熬成浓浆，用水溶解后就可以像饮料一样畅饮了；另一个畅销的东西是黑炉磨光粉，它是用烟灰和其他成分的混合物做出来的。铸铁炉子普遍用于取暖和煮饭，这种材料用来掩盖炉子上的铁锈、刮痕和污垢，不幸的是，这种材料也很脏，主妇老抱怨它把她们的的手给弄脏了。梅耶不久就发现，把肥皂水和这种粉末混合起来产生的粘团块可以掩盖炉子上难看的痕迹。正如家族的档案曾描述的，随后他意识到，与其从制造商手中购买这种粉末、从每罐磨光粉中赚几美分，还不如自己制造原料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去了解这个材料的组成成分，所以他把样品拿到一个本地化学家去做分析。这个化学家告诉他，材料的主要成分是黑石墨，梅耶很快购买了大量的进口原料，自己制造炉子磨光粉。西蒙在家里使用一个改造过的制肠机把团块包装成厚纸小包，梅耶则把这些小包装满马车，在四周乡村一路叫卖。

这是古根海姆第一次真正地突袭进入业界——生产制造业，而不是商业——新产品帮助他们提升了家庭的财富。繁荣扩大了梅耶的生活范围。1852 年，他和巴巴拉在 Keneseth 的以色列犹太教会堂结婚，会堂当时位于伍德大街附近的第四大街。这对夫妇很快搬到自己的新居去住。新居位于费城西北部郊区 Roxborough 的 Green 胡同，在那里，梅耶开了一家杂货店，夫妇俩安顿下来开创他们自己的王朝。

梅耶和巴巴拉的结合是幸福的。她是一个热情而有教养的女人，毫无